

李青崖著

文苑

上

海

(短篇小說)

青崖著

上

海

實價四角五分

一九三三年二月初版

版權所有

著作者 李 青 崖

發行者 邵 浩 文

出版者 新 月 書 店

新
月
書
店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
分發行所：北平米市大街

上海目錄

中國的啞謎·····	一
機器·····	二三
喪偶的詩人·····	四三
吉祥話·····	七三
新傢具·····	八五
也許是這樣的·····	一〇〇
上海·····	一一五
工具·····	一三四

中國的歌聲

儘管大衆都是明明白白坐在陸地上的一間屋子裏，但是窗外的風聲和被風送過來的濤聲，却使得那房子裏的那些人，都彷彿感到那種坐在一隻長江船上的意味。這種聽官上的錯覺，一到有東北風的時候，便征服了這些初在海邊居住者的神經；尤其是在這種已入隆冬而門窗皆閉的夜裏。

本來那時候已經是黑夜了，兩盞電燈和一爐燒在一隻宜興沙缸的木炭，用一種適宜的光線和溫度，把這個矮而闊的屋子裏的空氣，點染得十分和煦起來；再配上了那幾件新舊參半的傢具，和那些擺在相當的傢具上的書籍器皿，幾乎誰也猜不着這是一個自由譎戾到天涯海角的漂泊式的小家庭；而況這個家庭的賓主，都全體欣欣然在這屋子裏團聚。

一口擱在牆角邊的方桌上的小鐘噹地響了一下，那主婦抬頭一看，知道正是五點三十分；接着便仍然雙手捧着一隻銅盤，用一種在水平面上打圈的動作，來搖蕩盤裏那些正在製造中的「元宵」，一面對着那兩個要求一位漂亮的青年女賓說故事的孩子，半噙半喜地聽了一下——這女賓正在一隻碗裏調拌那種和着白糖與豬油的芝麻核桃泥，給主婦供給元宵餡子的材料，那兩個孩子却看着碗裏的材料出神，彷彿也想來加入工作而一面又想有故事可聽似的。本來他們的彼此相差無幾的身材，正勉強較得上立在桌子旁邊做事。

——洛兒，虎兒，主婦向他們說，你們別再和宛姑麻纏啦，要聽故事，你們還是問你們的爹爹。再要麻纏，宛姑明天一到上海，再也不會來；并且我們今晚的元宵，也會吃不成啦。

那兩個孩子，一齊用他們那幾隻大的黑眼睛，將信將疑地望着他們的母親；接着又望着宛姑，末了，終於望着他們那個躺在籐靠椅上看書的父親，同聲叫了一聲「爹爹」。

——故事嗎，我還得將來到萬有文庫裏去挑選！那裏面至少總有一兩件合式的罷！可是你們的媽把這件使命派得太早一點，那文庫像是還沒有出版。你們還是去幫着媽做元宵罷，不用說故事了。像這樣，宛姑免得受麻纏，元宵也可以早點兒到口裏。

孩子們奉着父命來做元宵，自然是樂不可支的；可是却惱了鞠青——他們的媽。

——白泉，你這是怎麼啦，鞠青憤憤地說，回頭，粉子撒啦，餡子沒啦，可別問我們要元宵吃。宛如，你看，他不還是五六年前的他嗎？

大衆都齊聲笑了。宛如却接着說：

——你們究竟是北京人——喔，我應當說是北平人，做元宵的手段真不錯；像我，就是捏幾個餡子，也還是費力不好看，遠趕不上你們的手段。的圓活。

——得啦，宛如，白泉從藤椅上跳起來說，像她做的這樣的「多面體」一般的元宵，在北京——喔，北平，就是三歲的孩子，看見也要笑壞！你可知道，北京的元宵的滴粒滾圓，從前很使西洋來的人物，費過一些事嗎？

洛兒和虎兒又望着白泉出神了，鞠青把嘴把腮了一下：

——你又來扯淡！

——誰說，這是老爹當年常說的一件事，你就忘了嗎，鞠青？

她彷彿受了暗示似地，輕輕地說了一個「喔，」可是洛兒和虎兒聽見說到老

爹，便一齊把故事的和元宵之類的問題都丟開，來問他們的父親「究竟老爹說過甚麼」？

他們雖然都生得很晚，來不及看見他們的老爹，可是自從四五歲以來，久已從那幅懸在家鄉老房子的客廳當中的大照像，認識了老爹的頌白慈祥的面目。隨後他們又從父母伯叔的口裏，知道在老爹的那些令人敬佩的事情之中，有一件就是把自己在中年以後所見所聞，寫了一部經過二十三年並未間斷的日記，因此他們便天天希望有一天能設看得懂那日記中的儲藏，去尋覓無窮的有味的事。所以現在聽見說「這是老爹常說的一件事」，當然他們的快樂，又換了趨向了。

他們的父親從藤靠椅上起立了，同時，一種靜穆的微笑，從他那副長方的臉上的小鬍子裏露出來，接着看他瞧瞧他的妻和子，又瞧瞧宛如。然後說：

——宛如，你也許早就聽見我們談過罷。你剛才不是說北平人會做元宵嗎？至少，你對於元宵是有相當的認識的！

宛如的臉上，也起了一雙笑渦了；然而她們倆的工作始終沒有停住，那兩個孩子始終望着他的父親。白泉立起來走了一兩步，便在那些已經做好而堆在一個大磁盤的元宵裏拈了一個向他們眼前一揚：

——老爹第一次對我說這段話的時節，也正是有一次家裏正做這種雪白滾圓的點心，想想這又是二十好幾年前的事了，那時候家裏正都初住在杭州，我的年齡，不過是十三四歲光景。

他說完之後，便把那元宵放在原來的盤子裏，按着便向鞠青笑了一下：

——你還記得嗎？鞠青！根據祖父的傳說，這件事的原委是這樣的：

『有一年在過了元宵節之後多少日，北京忽然起了一個小小的社會問題，就是整個兒北京的城裏城外的餛飩鋪的掌櫃和夥計，都齊班跑到東城一個餛飩鋪裏去講道理，說這家鋪子破了行規，不應當在那時候還拿元宵發賣。開始，因為彼此兩不相下，以致聲勢洶洶，所以那些看熱鬧的人，幾乎把那條五丈寬泥土大

道弄得交通斷絕，虧得驚動了巡街的御史，才從容把這些亂轟轟的閹雜人等鎮壓下來。結果，兩造都帶到衙門裏罰了錢，捱了板子，這個小小的社會問題就此解決。事後經過許多好事者的調查，才知道這件事是由於一個從西洋來的進貢欽差而起。

『在清朝乾隆年間，不是有西洋一個甚麼咕喇咕嚕國到中國來進貢嗎？』說到進貢，不過是當時自命爲天朝人物的片面糊塗議論罷了，在事實上，我們至少應當看做這是那些黃頭髮綠眼睛的民族的一種探險行爲。這件事情裏的外國欽差，就是這個咕喇咕嚕國的公使。聽說他那一次在北京住了好幾月；並且在未到北京以前，他領着他那些咕喇咕嚕的隨員和咕喇咕嚕的貢品，坐了幾隻漂海的帆船，花了多少月日，才咕喇咕嚕地從廣東一步一步漂到天津。一路之上，他們自然和中國人士接過許多次的頭，所以對於中國的多多少少東西，有了一些不成統系的認識。

『好容易從天津坐着那種在那泥土大道上搖搖擺擺的兩輪騾車拖到北京，他們畢竟又消磨了許多光陰，才見了清朝的乾隆皇帝，因為不僅費了許多事去討論磕頭和鞠躬的問題，並且就是見皇帝的地點，也費了無窮的研究。等到見過了皇帝，在理論上自然是可以走了；可是又因為冬季海道不通，所以便又在我們曩日稱為綿繡般的華夏的都城，再勾留一些時候才走。

『在這個勾留的期間裏，他們免不得和當日北京的王公官府酬酢往來，於是年初冬的某一次宴會裏，竟嘗着了「元宵」的滋味了。他們在咬着這樣一個又白又圓又甜又酥的點心，再把牠從舌頭上滑過喉嚨然後送到胃囊裏的時候，真覺得東方古國的食品也一樣有君子之風；以後每吃一次，便贊美一次。尤其是那位公使，每次總要咕唧咕嚕地說一些贊美之詞，登時便有一個做臨時通譯官的天主教士，把那些贊美之詞譯成中國話，灌到當日做東的那些王公官府的那耳朵裏。

『贊美的話灌到一個人的耳朵裏，能穀說不是一種肉體上的美感嗎！所以某

一次做東的那個滿洲親王，竟高興得了不得，於是在第二日一大早，送了他二百多個沒有煮熟的生元宵。這一件在我們視為無關重要的食物餽贈，竟引起了這個外交家的好奇心了，所以他便極力來觀察。原來他在廣東北京之間的路上，早已吃過這樣一種白色甜味的圓球，可是不僅沒有在北京所吃的這樣酥，就是以形態之圓而論，也遠不及那樣規則。這種比較一縱一橫地交錯起來，所以他在愛不釋手的欣賞之後，竟疑心這位滿洲親王所送來的和他在北京所吃的這種點心，是用一種天然的鮮果整個地風乾而成，而路上所吃的那種，是因為摹仿這一種才用人工製造的。

『這個外交官的隨員裏面，當然不缺乏醫官和科學家，他在得着了這樣的奇異的疑問之後，便把他這兩種隨員和他的參贊官請過來一同判別。他們在用了許多咕咧咕嚕的器具，拿幾個元宵度量了一大陣解剖了好幾回之後，一個科學隨員說是：「一件值得使人注意的事，就是不僅那點心的外殼，個個是合乎數學地渾

圓的球形，並且那內核之圓也和外殼一般無二，不同之點，就是這兩個球的直徑大小不同。所以這東西的構造，儼然是地球的雛型，不過把地球的橢圓變爲渾圓罷了。至於從前在路上所吃的那些，和這種決不一樣。」

『三個醫官除了給這科學家表示同情以外，更發見了一個新的觀察。他們說是：「內核的質料，雖然像黑花崗石一般是黑白粗細錯雜的；可是外殼的質料之停勻均一，簡直是一種成熟了的馬鈴薯，若以人工而言，大概就是英皇查爾士一世的御用麵包師，也沒有這種調和的手段。所以斷定這點心即令萬一不是天然的東西，然而除了孔夫子，決沒有第二個人能殼創造這樣的珍品；進一層，就是說祇有孔夫子知道其中的祕密。」

『孔夫子固然是找不着的！就是孔夫子的信徒們他們，也沒有法子能殼會得見。那末他們祇有請教北堂裏的那些天主教教士了，然而這些赫誼倨傲的咕喇咕，嚕國外交人材，怎樣肯把這種問題去問那些祇吃牛肉不討老婆的「和尚」呢？可

見這種啞謎，是一輩子握住自身權威的主人翁，所以他們那時候除了再行飽餐一頓元宵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

「他們在細膩地玩味這種點心的滋味的時候，那位充當參贊官的社會學家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說：『從前在路上吃的那一種，中國人叫牠做『湯團』，現在這東西，在禮單上所寫的却是元宵兩個字，顯見得至少本來不是一件東西！』」大衆聽了這篇明論，誰也不否認他的見解，但是那啞謎却依然無法解決。

「不知不覺，光陰又到了中國過新年的時候了，這班外交官吏除了隨鄉入俗地拜年以外，却也摹仿那些久住北京的人一般兒去逛廠甸去逛廟，來領略東方古國的君子之風，儘管他們那雙耳朵裏，到處都可以被那種不甚可解的不同情式的中國字眼所充塞。有一天，他們正坐着那種兩輪驛車，在一條被兩行短牆般的店鋪房屋所夾住的泥土大街上，搖搖擺擺地前進。忽然一下，他們當中有一個人從那些關着門去專誠過年的店鋪中間，看見有一家敞開門的鋪子，鋪子裏面有許多

出出進進的顧客，櫃台上面，堆着許多成盤的雪白般的金字塔似的堆兒。這個人隨口向那車夫一問，車夫隨口便說：「那鋪子是賣元宵的地方，一到元宵節，誰都得吃元宵；不到三五天就是元宵節啦，所以有許多人來買。」

「好了，他們自認是找着了孔夫子的信徒所開的店了，那末元宵啞謎的關鍵也可以解決了，於是議定第一着是先派人到市上去買元宵回來，去考察在市上流行的和在應酬場中流行的是否一樣；第二着再去根究元宵的構成是否天生抑係人力。」

「結果，在派人買來了百十個元宵之後，第二着却依據第一着而直接連帶得了解決；就是市上的和應酬場中的雖然略有差別，但是從這種差別上，却證明了元宵也和湯圓一樣是人工造成的。所以兩個問題總算一同解決。然而第三個問題却應運而生了！就是像這樣一個渾圓的內核，怎樣居然能殼緊緊地停勻地包在一個渾圓的外殼裏面，而又絲毫不露一點兒痕跡呢？中國的玩意兒真是啞謎！真是

層出不窮的啞謎！所以他們承認要解決這第三個問題乃至這第三個問題以後的第三個問題，根本上非去親眼目視那製造元宵的原料和方法不可。

『事情便照他們這些外交官所咕咧咕嚕地議定的辦了：就是選了兩三個從天津雇來的伶俐的中國僕歐，叫他們去想方法叫餛飩鋪的元宵司夫，給他們當面做一回元宵，而用費的多少在所不計。這班僕歐在十來天之後，才來報告確實的辦法，據說是從大興縣衙門的想盡方法，答應給一百兩紋銀做定製兩千枚元宵的工料費，才有一家餛飩鋪肯做元宵給他們看。預定的日期是二月初二。地點就是那家餛飩鋪的作坊。這班外交官沒有第二個辦法，便祇得答應下來；但是一方面却準備他們所視為應當攜帶以便觀察的那些器械帶在身邊，一大早分別坐着四五掛轎式騾車，在地方官府所派的防護人員的引導之下，向那家餛飩鋪出發了。

『初春的晨曦，儘管像是和煦地射在北京的地面上，然而那種近乎灰白的光